

第一章 穿越來穿越去

波濤洶湧，一年得淹死數百人的蛟龍川邊，嘩啦啦的流水聲伴隨著委屈傷心的哭聲迴盪在河谷之間。

「夫人，我沒有，夫人，我真的沒有勾引老爺，您要相信我！」被兩個婆子扣著無法動彈的花小蕊，對著面前滿臉憤怒的柳氏哭著大聲喊冤。「夫人，我是冤枉的……」

「閉嘴，妳這賤蹄子，趁著我不在勾引老爺淫亂後宅，老爺斥喝妳，妳居然惱羞成怒出手傷他，人證物證確鑿，妳還敢喊冤！」柳氏上前揮出一巴掌。

「夫人，是老爺他、他企圖染指我，我才會推開他，老爺是撞到花瓶跌落的……」

「滿口謊言的小蹄子，當初就不該因妳孤苦無依而買下妳！」柳氏揚手又是一記火辣辣的巴掌。

一想到現在滿頭是血躺在床上的丈夫，柳氏就一肚子火。當年她真是瞎了眼才會買下這個孤女，養在身邊當丫鬟，長大後有點姿色了就想勾引她丈夫，勾引不成，還拿花瓶砸傷丈夫，誣陷丈夫企圖染指她，呸，也不看看自己是什麼貨色！

她丈夫可是他們清河鎮上人人稱頌的大善人，後院沒有任何一房姨娘，為人最正直的李老爺。竟說他會非禮這個都可以當他女兒的賤蹄子，真是笑話，說出去都沒人會信。

柳氏根本聽不進花小蕊的辯解，怒瞪了眼一旁的陪房常嬾嬾，「東西還沒有拿到嗎？」

「夫人，您別生氣了，林管事他們……到了、到了！」常嬾嬾指著正吃力的從牛車上扛下一張床板的家丁。

抽了花小蕊一頓的柳氏那一肚子火還是無法消除，扯著嗓門對他們吼道：「林管事，你們動作還不快些，拖拖拉拉的是想把鎮上的人都引過來是不是，要是把人給引來了，我就把你們幾個丟下去一起沉潭！」

「來了、來了，找這張床板耗的時間久了點，來了，夫人。」林管事領著幾名家丁，手裡拿著繩子，扛著張床板，腳步急促地走過凹凸不平、滿是大小石頭的河岸。

來到近前，林管事焦急地擺手示意家丁趕緊將床板放下。

「還不把這小賤人給我綁到床板上，看著我做什麼，還要夫人我教你們嗎！」柳氏扯著喉嚨又是一陣怒吼。

「是。」家丁們七手八腳的把花小蕊綁到床板上，將她雙手雙腳牢牢的綁緊後，抬到水勢湍急的河間，將她連同床板一起丟進川裡，順著洶湧的水流一路往下漂。

「夫人，我是冤枉的，夫人——」

被綁在床板上的花小蕊哭破了嗓子喊冤，卻依舊沒人肯相信她的清白、沒人來救她，她只能在悲戚的哭喊聲中被滾滾河水吞沒……

夏日炎炎，熱浪來襲，萬里無雲、艷陽高掛的天空下，海邊擠滿了前來度假玩水的人潮。這度假飯店裡的游泳池雖不似海邊那般人潮洶湧，玩水的人仍不少，游泳池裡尖叫聲、歡笑聲不斷。

柯盛嵐在泳池裡游完一圈，浮出水面喘口氣，並將垂在額頭前的濕髮擦至耳後，瞄了眼所在位置，打算上去休息。

忽地，她的肩膀被拍了下，是跟她一同前來考察這間新落成的度假飯店的同事高雅恬。

高雅恬拉了拉她光裸的手臂，興奮的邀約，「盛嵐，我們去玩滑水道，這裡的水上設施做得不錯，尤其是那滑水道，簡直超級刺激。」

柯盛嵐朝她所指的近三層樓高的飛天滑水道望去，嘴角有些抽搐。「那滑水道……一路滑下去，心臟肯定會從嘴裡吐出來！」

「怎麼，我們天不怕地不怕的盛嵐不敢玩嗎？！」高雅恬咧嘴壞壞地挑釁。激不得的柯盛嵐馬上勾著她的手臂往飛天滑水道的方向走去，「我哪裡有不敢玩的，走！」

排了約莫十分鐘的隊伍，柯盛嵐在救生員的指導下，雙臂抱胸躺在滑水道上，閉緊眼睛一路往下衝。

在衝出滑水道、落入水面的當下，她微眯的眼眸看到一個白色物體朝她飛來，接著一陣劇痛傳來，她便沒了知覺。

隱隱約約間，她似乎聽見有人在大喊「那個人溺水了」……

夕陽的金光從織花窗簾的縫隙穿透進來，灑落在因為拉上窗簾而顯得有些幽暗的地板上，映照著潔白的牆壁，靜謐的房間裡隱約能聽到外邊眾人玩水的歡樂聲。

柯盛嵐眨著眼睛看著上頭乾淨的天花板，落水之前的畫面一幕幕浮現在眼前，心下低啞了聲，也算是游泳高手的她竟然溺水，真是可恥啊！

無奈的眼光四處掃過……等等、等等，她看到了什麼？！

她倏地半撐起身子，整個人往後一縮，屏住呼吸瞪大眼，驚悚地看著跪坐在她床邊的那個……妹妹？姑娘？

她牙齒打顫的指著床尾那個跟她長得一模一樣，卻穿著古裝，身體有一點透明的妹妹。「妳……妳是……」

媽啊，誰來告訴她這位跟她長得一模一樣的姑娘是誰？她該不會是看到了什麼不好的魔神仔吧？

花小蕊歪著頭，一樣也是很疑惑地看著她。

這時，未上鎖的門被推了開來，飯店醫務室的護士小姐走了進來，看見她已經清醒，鬆口氣開心的說著，「太好了，柯小姐妳終於醒了，妳在玩滑水道準備落水時，剛好有一顆水上排球飛過來打到妳，妳就溺水暈了過去，還記得嗎？」

柯盛嵐此刻根本沒心情去關心是哪個死小孩用球K她，拉著護士小姐，指著床尾那個跟她一樣表情驚恐的花小蕊。

「護士小姐，妳有沒有看見我床尾坐了一個丫鬢打扮的古人？」她感覺自己全身都竄起了雞皮疙瘩。

護士小姐搖頭，「沒有啊。」

「沒有？！」她不敢置信地尖叫。

護士小姐又搖頭，「沒有，妳床尾沒有任何東西，更別提人了。」

老天啊，她見鬼了！

柯盛嵐過度驚嚇，再次暈過去。

「柯小姐、柯小姐！」見她又暈了過去，護士小姐緊張地對著外面的其他醫護人員大喊，「救護車到了沒？柯小姐又昏過去了！」

一個禮拜後。

柯盛嵐拖著疲憊的腳步回到自己的小公寓，隨著電燈開關按下，便聽到一記恭敬的聲音響起——

「柯姑娘您回來了，想必您累了……」

那略帶著幽怨的聲音，搭配著忽明忽暗的光線，柯盛嵐全身寒毛竄起，驚恐的尖叫，「啊！」

電燈一亮後，她果然又看到那個跟著她，一起從海南島搭飛機回到台灣的阿飄，正跪在她面前。

一個禮拜前，她到海南島出差考察，溺水後這個阿飄就一直跟著她，不管她怎麼趕都趕不走，連上飛機都看到她飄在她的頭頂上。

聽說髒東西怕鹽和米，一回到家，她二話不說衝進廚房裝了一碗鹽跟米，直接往那阿飄灑去，可這阿飄還是無動於衷、完好無缺地站在她面前。

花小蕊歪著頭，看著整個人都貼到牆壁上當壁虎的柯盛嵐。

柯盛嵐捂著激烈跳動的胸口，看著跪在她眼前的那個怎麼樣都趕不走的阿飄，抓狂的質問：「妳、妳為什麼還在這裡？」

「回姑娘的話，奴婢一直都在這裡……」

「一直都在！」她聽到這幾個字簡直要瘋了。

她昨天才包了一個大紅包去宮壇請法師到家裡來驅鬼，只差沒有連跳陣頭的八家將也請來，怎麼今天這阿飄又出現？

花小蕊點頭。「是的，柯姑娘，奴婢一直都在這裡。」

柯盛嵐想到了大師給她最後保命用的符咒，大師提醒過她要是路上又遇見鬼，就把這符咒拿出來往阿飄丟過去，阿飄就會魂飛魄散。

她一把扯過自己的背包，從裡頭拿出經過大師加持的符咒往花小蕊臉上丟去，只見符咒從她身體穿過去，心裡想著這下她一定魂飛魄散、穩死無疑，可就在柯盛嵐準備滿意地點頭時，眼前的景象令她驚愕得下巴都差點掉下來。

那符咒穿過阿飄的身體，但這個阿飄竟然連一點痛苦哀嚎也沒有，還睜著一雙

眼睛呆呆的看著她。

「妳為什麼還在這裡？為什麼沒有灰飛煙滅？」她抱著頭尖叫。

「回柯姑娘的話，奴婢也不知道。」花小蕊起身搖頭，看著腳邊的符咒，滿臉不解的回答她的問題，「不過……柯姑娘，奴婢不解，您為何要讓奴婢灰飛煙滅？」

天啊，她要瘋了，她真的要瘋了，她怎麼會這麼倒楣，被一個阿飄給纏上，而且這個阿飄還是個古人，講話文縷縷的！

「因為妳纏著我，所以我要用可以鎮住妳的東西，讓妳不再跟著我！」那符咒可能法力不夠，她火速自背包中扯出為了預防萬一，又多準備的十字架、媽祖婆的平安符、佛珠、桃木劍，將這些東西全放到胸前，企圖嚇跑這個阿飄。

看阿飄一點都不害怕這些法器，她火速學起法師斬妖除魔時的招牌動作，一手併起兩指、一手拿著桃木劍，一腳還不停的踏著地板，嘴裡更是念念有詞道：

「敕令……急急如律令……」

花小蕊依舊歪著頭，看著幾乎要陷入瘋狂的柯盛嵐，「柯姑娘，妳是道姑嗎？不知您師父是哪一位？柳夫人她最相信一貞道人，每次都拿好多銀兩去向他請教事情，我看妳這樣子應該是學藝不精，妳要不要改拜一貞道人為師……」

聽她這麼一說，柯盛嵐整個人像洩氣的皮球一樣跪坐在地板上哀嚎。「妳不是鬼嗎？為什麼妳不怕？」

「鬼？」花小蕊皺著眉頭看她片刻，「回柯姑娘的話，奴婢……好像不是鬼……」

「什麼？妳不是鬼？！」她驚詫的自地板跳了起來，看了對她點頭的花小蕊一眼。「那妳是什麼？」

一聽她說她不是鬼，柯盛嵐頓時鬆了一口氣，全身放輕鬆的癱坐在沙發上。

「奴婢也不知道，不過奴婢知道自己沒有死……」

柯盛嵐的的眉頭瞬間打了十八個結，「什麼叫做妳也不知道？什麼叫做妳沒有死？把話說清楚！」

「奴婢也不知道，奴婢被夫人沉潭……」一想到老爺故意誣陷她，害她被沉潭，話才到嘴邊的花小蕊就蹲在角落掩面哭得不能自己。

看她哭成這模樣，雖然不知道她曾經發生過什麼悲慘的事情，柯盛嵐還是忍不住同情地拿過面紙遞到她面前，「喂，妳別哭了，把眼淚擦擦，雖然我不知道妳拿不拿得到。」

花小蕊抬起頭，淚眼汪汪地看著她搖頭，哽咽的說：「柯姑娘，謝謝妳，妳人真好。」

「小事一樁，哪裡稱得上好，妳剛剛說什麼妳被沉潭，怎麼回事，說給我聽聽吧。」

「事情是這樣的，我……」花小蕊一邊掄起袖子擦眼淚，一邊將當時的經過告知柯盛嵐。

聽完她所說的，柯盛嵐卻一點都不同情她，反而啐了聲，「妳就是太笨，太老實

了才會被誣陷，讓那個偽善的老頭子有機可趁，還被沒良心的主母給沉潭，是我也欺負妳！」

「奴婢都這麼可憐了，柯姑娘您還罵奴婢笨……」

「妳自己警覺心不夠，難怪妳被陷害，不笨嗎？妳都說了那老爺最近開始會偷偷摸妳的小手、掐妳的臉，妳就要警戒了。夫人出門上香，妳該趕緊跟著她出門，她讓妳跟著去，妳還呆不嚙咚的說要留在府裡看院子。」

「妳乖乖看院子就算了，幹麼答應老爺的小廝幫他送甜點到書房，平日那小廝從未請妳幫他做事，偏偏夫人出門上香就讓妳幫他送甜點進書房。事情被夫人逮個正著，任憑妳怎麼喊冤她也不會相信，妳知道為什麼嗎？」柯盛嵐食指試著戳她半透明的額頭，無奈總是穿過，只能沒好氣的說著。

花小蕊搖頭。

「夫人要妳一起去上香，妳卻說要留下來看院子，這說明什麼，妳早預謀要勾引老爺，夫人會信妳才怪！」

花小蕊恍然大悟，揉著感覺上好像被戳得很痛的額頭，啞啞的咕噥，「原來如此……」

「算了，事情都發生了，妳現在哭死也沒用。不過妳剛才說……綁著妳的床板因幾次跟河川裡的大石撞擊，破了，妳沉到了水裡，卻在快要滅頂時看到胸前那塊紅色玉珮發出刺眼的白色光芒，還聽到鈴鐺的聲音，而後妳感到一陣很大的吸力，就被捲進那白光中，然後就出現在這裡？」

花小蕊點頭，拿出胸前掛著的那塊紅色玉珮，中間還有一個造型精緻的銀色小鈴鐺。「是的，這塊玉珮是我外婆臨終前留給我的。」

看到她手中那枚有著鈴鐺的玉珮，柯盛嵐頓時瞪大眼，馬上從衣襟裡拉出她自小便一直戴在脖子上的紅色玉珮。

「妳這塊玉珮怎麼跟我的一模一樣，連中間的銀色鈴鐺也相同，而且我的玉珮也是外婆留給我的。」

「好奇怪……」一想到外婆，花小蕊的眼淚就像是忘了關的水龍頭一樣，完全止不住。

「我外婆是秀水村的神巫，她臨死前握著我的手說這玉珮可以護我一生平安，還會有奇遇，要我說什麼都得將它戴在身上，不可以遺失或是賣掉，尤其是中間這銀色的小鈴鐺更要仔細保護，所以八歲那年家鄉鬧飢荒，我也沒將它當掉，而是把我自己賣了。」

「還真是巧啊，我外婆她是法師耶，我是她帶大的，這玉珮是她傳給我的，也是這麼交代我。」柯盛嵐對她們兩人都有相同的遭遇感到不可思議，她上下左右瞄著哭得跟個淚人一樣的花小蕊。「妳不覺得很奇怪嗎？」

花小蕊吸吸鼻子，「聽柯姑娘妳這麼說，好像還真有些奇怪，好多巧合。」

「更怪、更詭異的是……妳還跟我長得一模一樣……」柯盛嵐擰緊眉頭睜細著眼緊盯著她，忽然有一個很詭異的念頭竄進腦海，「我們兩人同時擁有一樣的玉珮，還長得一模一樣，外祖母也一樣都有靈媒體質……所以，妳該不會

是……」

「是什麼？」花小蕊止住淚水。

柯盛嵐謹慎小心的說出自己的疑惑，「妳該不會是我的……前世，而這一塊玉珮或者是這鈴鐺就是媒介……」就像電視劇或小說裡所說的穿越……

「前世？！」

「對，一定是這樣，這玉珮跟鈴鐺就是平行通道的通關密語！」柯盛嵐跳起來驚呼一聲，「如果是這樣，一切就說得通了，難怪那些法器符咒對妳都無效，妳就是我的前世，一定是這樣！」

「什麼前世、什麼平行？」花小蕊一頭霧水的看著她。

「妳就是我的前世，前世的我不會這麼……」柯盛嵐突然用很不滿的眼神盯住花小蕊，怒吼一聲，「笨！」

「呃……」

「笨到讓人誣陷、讓人給沉潭！」她氣呼呼地對著花小蕊吼道。

「奴婢……奴婢……」

「好了，不許再稱呼自己為奴婢。」柯盛嵐咬牙警告她。

一想到強悍的自己，前世竟然是一個這麼笨、這麼懦弱膽小，任何人都可以踩她一腳的丫鬟，而不是什麼高高在上的女王或是公主，就替這丫頭的委屈感到一肚子火。這簡直是她人生中的一大敗筆！

「那……」花小蕊瑟縮著身子，心驚膽戰的看著兩隻眼睛突然噴出怒火的柯盛嵐，「那要自稱什麼？」

「說我！」

她扭著手指，唯唯諾諾的告知她，「奴婢不可以說我……」

「從現在開始不許再說奴婢兩個字，自稱的時候都說我，聽到沒有？」

她惶恐的點頭。「可是……」

「沒什麼好可是，就這樣定了！」柯盛嵐一槌定音，不給她猶豫的機會，忽然又想起來，這個前世跟著她也有好幾天了，都還不知道她叫什麼，遂問道：「對了，妳叫什麼名字？」

「花小蕊。」

「花小蕊，一聽就是充滿奴性的名字。」柯盛嵐撇了撇嘴，逕自幫她把名字改了。「我做主了，以後妳改名叫花穎，聽到沒有？」

「花穎？」

「穎，有才能出眾的意思。」

「才能出眾，是不是就可以當大丫鬟？」

「大丫鬟？！花穎，妳出息啊妳，給妳改個名字，妳竟然只想要當大丫鬟，是不是以後還想給人當通房啊！」一聽到大丫鬟，柯盛嵐頭頂衝出火球，朝著畏畏縮縮、已經改名成花穎的花小蕊怒吼，「妳敢有給人當通房的心思，我現在馬上找收妖大師來讓妳魂飛魄散！」

古代思想真的荼毒人甚深，一想到她就忍不住生起滿腔怒火。

「可是……我沒有才能啊，只會服侍主子，而且現在這模樣，也不知道能不能回去……」花穎又委屈的哭了。

「從現在開始妳要學會堅強，不准哭，沒知識、沒常識沒有關係，妳在家只要多看電視，從電視裡就可以學到很多東西。」看她泫然欲泣的可憐模樣，柯盛嵐嘆口氣，一時之間要她改掉身上的奴性是困難了點。

「不管妳什麼時候離開，在離開前多吸收些知識對妳是好的。」拿過遙控器將電視頻道轉到 Discovery，「以後沒事妳就多看電視增長知識，多看這些知識節目，像這節目可以吸收到很多知識，看不懂字沒有關係，聽它解說，要不然也可以看畫面，好好學習，知道嘛！」

花穎點著頭，驚奇的看著電視，「好……」

向柯盛嵐學習了如何操控電視——她發現只要她願意，她的手就可以觸摸到實體，還有一些現代生活須知，雖然心裡驚訝不已，很不習慣，不過花穎就這麼被電視給迷住了，每天盯著電視看，只是柯盛嵐讓她多看知識節目，她卻陽奉陰違地趁著柯盛嵐不在家時，偷偷看她最愛看的古裝劇、宮鬥、宅鬥、軍事，還有地獄廚房、旅遊美食等等節目……

花穎就這樣跟在柯盛嵐身邊三年，有時候跟著她一起上班、看她工作，有時候在家看電視，一步一步融入現代的生活，直到某一天，她所戴的紅色玉珮突然又出現一道銀色光芒，耳邊也隱約間聽到叮噹響的鈴鐺聲……

「大夫，這姑娘要不要緊？她已經昏迷兩天了……」

朦朧矓矓間，一個婦人焦急的聲音在她耳邊一遍遍地迴盪，花穎吃力的想睜開眼，卻怎麼也睜不開，只能聽著這聲音不斷的響起。忽然間感到眉心一陣刺痛，她又暈了過去。

當她再次醒來，她發現自己正躺在一張有著四柱、床幔輕盪的架子床上，而不是柯盛嵐那張柔軟的席夢思大床上，讓她不由得一愣。

這是古代才有的床，怎麼她睜開眼會看到這些？一定是她睜開眼睛的方式不對。

花穎又用力的眨了眨眼，再睜開。

放眼看去是斑駁的灰泥牆壁、厚重的箱籠、文房四寶、古代書籍、油燈、銅鏡，這屋內的擺設沒有一樣是她已經熟悉的現代擺設！

心慌的坐起身子，卻發現自己要很吃力才能撐起身體，她感覺自己的頭好像被人揍了好幾拳，全身還十分痠痛。

揉了揉有些酸澀不適的眼睛，希望這一切都是自己的幻覺，可是不管她如何的眨眼再睜開，入眼所及皆是古代的擺設，是她未穿越前，生長了十五年的那個古代。

難道她又穿越了？穿越回到古代？

她壓下心底的震撼，手捂著胸口細細打量了一下這間收拾得很乾淨、擺設很簡

單的屋子，感覺像是男子所住的，又看看自己身上這件衣服她有印象，三年前她被沉潭時穿的衣服就是這件！她思考著，同時努力的回想。

她記得當時……當時她正在廚房，看著柯盛嵐烹煮她所設計的這一季新菜單，忽然間她的玉珮發出一道刺眼的銀光，她還聽見鈴鐺聲，然後……她再次睜開眼就在這裡！

就在她感到震撼心驚的時候，一名身穿襦裙、頭戴一根銀簪，年約四十出頭，身形稍瘦，看起來溫和柔善的婦人進來了。

婦人放下手中摺好的衣裳，驚喜的走到她床邊。「太好了，妳終於醒了，牧大夫醫術果然高明，他說那根銀針扎下，妳大約過半個時辰就會醒，果然半個時辰一到妳就醒了。」

花穎眨著眼迷茫的看著這名看起來十分和藹的婦人，嘶啞的問道：「我……這裡是……」

婦人語氣柔和地為她解惑。「這裡是雙河村，妳昏迷三天了，三天前，我兒子把妳從河裡救起。妳是哪裡人啊？我好讓我兒子通知妳家人來接妳回去。」

「三天，不是三年？！」她驚呼。

「是三天，姑娘，我們把妳從水底救起到現在一共過了三天。」婦人捂著唇低笑了下。「不是三年。」

花穎低下頭看著自己的身體，是實體，不再透明，又看了一眼面前的古裝婦人，確定了一件事情——她又穿越了，從未來穿回古代，回到自己的身體裡。只是她在未來待了三年，回到古代卻是只過了三天……

婦人走到窗邊，將煨在小泥爐上的湯藥倒進湯碗裡，端到她眼前。「姑娘，這藥趁熱喝了，大夫有交代，妳醒來後要馬上將這碗湯藥喝下。」

「謝謝夫人。」她接過湯藥小口啜著。

婦人接過已空的湯碗。「叫什麼夫人，我姓趙，夫家姓岳，妳叫我岳大嬸就好。對了，姑娘，妳叫什麼名字？家住哪裡啊？妳失蹤的這三天家人一定很焦急，得趕緊通知他們。」

「我……」她看著岳大嬸，一時之間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她。

她的魂回到這身子，在這裡雖然只經過三天的時間，可是她在未來已經待了三年，這三年在柯盛嵐的嚴格訓練下，她已經變了很多，不再是當年那個懦弱得讓人隨便欺負的花小蕊，而是堅強有主見的花穎。

但那件事情她也不好對人提起，而她現在並無去處……

「姑娘，妳怎麼了，怎麼這樣看著我，是不是有哪裡不舒服？」瞧她臉色蒼白，以為她身體不適，岳大嬸焦急地問著。

「我……岳大嬸……我、我不記得以前的事情了，我想不起來我家在哪裡……」花穎故做一臉惶恐的看著岳大嬸。

「什麼！忘記了？這就糟了，得趕緊請牧大夫過來幫妳瞧瞧！」岳大嬸拍拍她的手背，稍微安慰她之後，匆匆忙忙地跑了出去，「暘兒、暘兒，你快到鎮上去請牧大夫過來，你救回來的這位姑娘不太對勁，快去請牧大夫過來！」

看著岳大嬸慌張的背影，花穎滿心的歉意，可不這麼說，老實交代她三天前發生的事情，她很有可能再被沉潭一次，而這一次她恐怕就沒有這麼幸運，可以遇見盛嵐了……

岳大嬸風風火火的催著兒子趕緊到鎮上。

把大夫送回鎮上，才剛回到家坐下來休息，還沒來得及喝杯茶的岳暘，又趕到鎮上將大夫再度請到了家裡為花穎看病。

約莫兩個時辰後——

「牧大夫，如何，這位姑娘要不要緊？」岳大嬸焦急的問著正在收拾看診工具的大夫。

「她身上是沒什麼大礙，可喪失記憶這事不能急，得慢慢來，一時半刻是好不了的。」

「牧大夫，大概需要多久時間她才能夠恢復記憶？」

他搖搖頭嘆氣說道：「放寬心，可能很快便會想起。說實在的，岳大娘，老夫行醫多年，還未碰上這喪失記憶的，所以確切時間老夫也無法跟妳肯定，不過這位姑娘她除了身上的內外傷外，身子骨是虛了些，如果有能力，可以多進補……」

「牧大夫，還請你一併開藥方吧。」岳大嬸同情的看了一臉茫然，看起來十分惹人憐愛的花穎一眼，對著靠在門框邊上的人影喊道：「暘兒，你送牧大夫回醫館，順便按著牧大夫開的藥方子抓幾帖藥回來。」

「知道了。」

這是花穎第一次聽到岳暘的聲音，低沉中帶著一絲冷漠，雖然聽起來有些疏離感，可不知怎麼的，這嗓音卻讓她有一種安心的感覺。

岳大嬸摸摸她顯得有些徬徨無助的臉蛋，將她垂落臉龐的幾縷青絲撩到耳邊，安撫她，「姑娘，既然這樣，就暫且放寬心先在這邊住下吧！」

「岳大嬸，這怎麼好意思，妳救了我，還請大夫為我看病……」

「現在的妳可以說是無依無靠，不在大嬸這裡住下，能去哪裡？我家暘兒誰不好救，偏偏在河邊救了妳，這表示妳跟我們家有緣，就別推辭了，妳在，我也有個伴。」

「那就……打擾岳大嬸跟岳公子了。」看著岳大嬸慈愛關心的眼神，她卻對她撒謊，內心真的好愧疚。

「說什麼打擾，對了，妳得取個名字，總不能一直叫妳姑娘吧。」

花穎看了外頭片刻，「岳大嬸，我看外頭的花開得挺漂亮的，花影重重疊疊，不如就取影的音，叫我花穎吧，脫穎而出的穎。」

「花穎，嗯，好名字，以後我就叫妳穎兒吧。」岳大嬸點了點頭。「穎兒，以後就將這裡當做是自己家，知道嗎？」

「謝謝大嬸。」

第二章 下廚大顯身手

下過雨的午後，花穎推開窗子，看著還滴著水珠的屋簷，用力聞著濕潤而清爽

的空氣中，瀰漫著的那一股青草氣息和淡淡花香。

在未來待久了，每天在都是水泥建築的都市叢林裡飄蕩，好久沒有聞到這樣清新的空氣了，讓她忍不住多吸了幾口。

就在她用力呼吸新鮮空氣時，卻發現院子裡到處泥濘，柴薪也被這一場大雨全給淋濕。又抬頭看了眼才剛露臉便已經快跑到天邊的太陽，差不多再過半個時辰太陽就要下山了，一會兒岳大嬸可不好做飯。

她借住在這裡也幾天了，身子好得差不多了，不可以再繼續賴在床上等著人家伺候。每天這時候岳大嬸都已經在廚房忙碌，她想了想，決定到廚房去看看。

「岳大嬸，有沒有什麼事我可以幫忙？」她撩起裙襬，往後院的廚房跑去。

就在她跨過後院門檻，要往廚房走去時，一名身穿水藍色俐落短打的男子自廚房走了出來，正打算往一旁堆放柴薪的地方走去。

看到那男子，花穎忍不住瞪大了眼直勾勾地盯著他。微挑又帶著魅惑的鳳眼、挺直的鼻梁、比女生還要漂亮，不點而朱的水潤紅唇，再配上讓女人嫉妒、凝脂般的白皙肌膚，整張臉看起來比較有英氣的地方，便是他那帶著傲氣的飛揚劍眉和略顯剛毅的下顎。

她的老天，怎麼會有比女人還美，美得風情萬種卻又帶著一股倨傲霸氣、剛柔並濟的男子？

就算是整形也整不出這麼養眼的花美男，更何況這還是純天然的，簡直是美死人了！

看他彎身挑著未被雨淋濕的柴薪，那俊美到極致的側臉讓她不自覺地讚嘆了聲，「好美啊……」

聽到這一句，正在挑揀柴薪的岳暘臉色一變，冷冷地瞥她一眼，拿著幾根乾的柴薪，迅速地轉身走進廚房。

花穎愕然的看著立刻轉身離去的挺拔背影。她有說錯什麼話，或是做了什麼讓他不開心的事情嗎？

不過這位比人妖還美的男子是誰？該不會是岳大嬸的兒子吧！

就在她還滿頭霧水自己什麼時候惹這花美男生氣時，岳大嬸手裡拿著拐杖，從廚房裡朝她緩步走來。

「穎兒啊，妳怎麼不在屋裡休息？大夫說妳身子還沒痊癒。」

她趕緊向前扶住岳大嬸，疑惑地看著她，「大嬸，妳腳受傷了嗎？」

岳大嬸搖頭，「沒有，我這是老毛病了，天一黑，我這眼睛就看得不是很清楚，晚上跟個瞎子一樣。」她笑著說。

花穎又問了幾句，猜想這岳大嬸應該得了夜盲症。這夜盲症在古代又稱為雀蒙眼，難怪她每天還沒天黑便開始煮飯。

「是雀蒙眼嗎？」

岳大嬸點頭，嘆道：「可不是，這病看了不少大夫卻始終醫不好，也苦了暘兒這孩子，為了我這無用的娘放棄自己的志向……」

「大嬸，妳小心些，這有階梯。」她扶著岳大嬸，小心的準備走上階梯。

岳大嬸突然握緊她的手，搖頭，捂著唇小聲的在她耳邊說道：「穎兒啊，方才的事情妳千萬別放心上。」

「什麼事情？」

「暘兒是不是給妳臉色看了？」

原來方才那位美人兒真的是岳大嬸的兒子！

「穎兒，美這個字是暘兒的忌諱，他最討厭人家說他美了，正因為如此，他才上山拜師學武，希望能看起來魁梧點，下回妳可別再說他美了。」

「大嬸，方才是我失禮了。」花穎尷尬的說著，「我記住了，一定不再犯。」這也難怪岳暘會生氣，試問有哪個男人喜歡被人說美，這裡是講究雄糾糾氣昂昂的古代，可不是那花美男、小鮮肉滿街充斥的現代！

古代……她自己也是古代人，怎麼在未來待個三年，整個思想觀念就變了。

「那就好，只要不犯到暘兒的忌諱，他是一個很好相處的人。」岳大嬸滿意的點頭後便牽著花穎往廚房走去。

「我記住了，一定不再惹岳大哥不開心。」她扶著岳大嬸慢慢走。「大嬸，妳小心點，這兒有個門檻，對了，有什麼我可以幫忙的嗎？」

一進到廚房，就看到炒菜像是在打拳練武功的岳暘，正用力翻攪著鍋裡的青菜。

「岳大哥，我方才失禮了，跟你道歉。」

岳暘橫她一眼，繼續攪動著鍋子裡的菜。「沒事。」

「岳大哥，需要我幫忙嗎？」她扶岳大嬸坐到桌邊的椅子上。

「不用。」他放下手中的鍋鏟，將一盤炒得發黃、看不出是什麼菜的菜放到桌上。「娘，那些豬肉是要炒哪個菜？」

「唉，可惜了那條豬肉。」岳大嬸嘆了口氣。

「可惜？」花穎疑惑地看著臉上瞬間閃過一絲尷尬的岳暘。

岳大嬸兩眼毫無焦距，用手指著灶頭上的材料，說：「今天隔壁的老黃家娶媳婦，殺了豬，左右鄰居都分了條豬肉。」

「本來大嬸是想把這條五花豬肉放到藥材裡跟湯藥一起燉煮，給妳補補身子，可是暘兒一拿到豬肉，也不問問我怎麼處理，就將這條豬肉直接切成小丁，說這樣快熟，現在只能用來炒菜了。」

花穎眸光落在灶頭上那一碗肉丁，說道：「還是我來吧！岳大哥，剩下的我來弄吧，你陪大嬸聊天。」看著那一盤青菜，她忍不住自告奮勇。

「妳？」

「是的，你可別小看我，我好歹跟在——」藍帶主廚身邊看了三年，沒吃過豬肉也看過豬走路……她都喪失記憶了，怎麼能說這話，差點就說溜嘴了！她連忙改口，「我好歹是個姑娘，做菜經驗肯定比你豐富，你就把廚房交給我，我保證煮出一桌讓你們兩人驚艷的晚膳。」

說著說著，她扶起坐在桌邊的岳大嬸，讓岳暘接手，並搥手趕人。「廚房油煙大又悶，岳大哥，你快帶著大嬸到外頭去，才不會熱著，剩下的菜我來煮。」

她站在桌邊，看著上頭擺著的紅蘿蔔、苦瓜、雞蛋、絲瓜一眼，這些都是夏季時蔬，還有一些蔥、蒜、紅蔥頭……等可以增加香氣、讓食物更美味的佐料，跟那一碗切成丁的豬肉，立時有了主意。

米飯已經放到另一個小爐灶上蒸煮，她不需要再淘米炊飯，直接煮菜便成。撩起衣袖，將那碗切成丁的五花豬肉倒進燒熱的鍋裡，稍微拌炒一下，煸出五花豬肉的油脂。

看這肉丁的油脂煸得差不多了，便將肉先撈起，並把方才切成末的紅蔥頭丟到還留著豬油的鍋裡拌炒，頓時一股混合著油脂的濃郁香蔥氣息在小小的廚房裡瀰漫開來，飄散至屋外，勾引著人的味蕾。

將紅蔥頭炸成金黃色的紅蔥酥，撈起，把豬油倒到一旁的小瓦罐裡，打算日後用來拌菜。

煸過紅蔥頭的豬油味道很香，不管是拌飯或是炒菜都很好吃，尤其是在沒有配菜的時候，一碗豬油拌飯再淋上一點醬油，簡直是人間美味。

花穎將炒好的肉丁放回熱鍋中，翻炒後加入醬油，再將紅蔥酥、一點糖，跟一點酒加進鍋中，加些水淹過肉，拌炒幾下後，蓋上鍋蓋繼續悶煮。

最主要的主菜下鍋了，她開始準備配菜，撈起泡在一旁水盆裡的苦瓜，俐落的切著。古代幾乎家家戶戶都會醃製一些鹹菜、醃蘿蔔、豆腐乳、豆豉等等，濃郁的豆豉香別有風味，搭配苦瓜最對味了。

而夏季吃苦瓜能清熱解暑，她打算再做一道豆豉炒苦瓜。豆豉的甘味中和了苦瓜的苦味，清爽開胃又下飯，再弄個紅蘿蔔炒蛋，煮個薑片絲瓜湯，一肉、兩菜、一湯，這樣大概就成了。

坐在廊下乘涼的岳大嬸嗅了嗅空氣中的香蔥氣息，拉了拉兒子的衣袖。「暘兒，你說穎兒是在煮什麼，這味道好香啊，光聞就餓了。」

「不清楚，不過聞這氣味，應該不難吃，娘您待會兒多吃些，補補。」岳暘看了眼身形消瘦的母親。

其實他是故意將肉切成丁的，免得母親總是將肉夾到他碗裡，自己只喝肉湯。

「唉，你這孩子孝順，娘還不知道你嗎？」岳大嬸搖搖頭說著。

等到所有的菜做好，夕陽已落到天邊，將天空染上一大片紅彩。花穎將飯菜端到廊下的桌子上，開心地拍了下手，對著正在院子裡點艾草薰蚊子的岳大嬸母子喊了聲，「開飯了唷！」

岳暘扶著母親來到桌邊，看著今天的晚膳，挑眉，有些不可思議的睜了花穎一眼，真沒想到她竟然做得出這等色香味俱全的菜色。

岳大嬸用力聞了下飯菜香，好奇的問道：「穎兒啊，妳煮了哪些菜啊，怎麼聞起來這麼香？我做飯做了這麼多年，還沒能像妳這樣煮出這麼香的飯菜。」

「大嬸、岳大哥，趕緊坐下來嚐嚐我的手藝如何。」花穎為他們添上一大碗白飯。

岳暘扶著母親小心的坐在椅子上，將筷子放到她手裡。「娘，這是筷子。」

「大嬸，我用那些肉丁炒了碗肉燥，這配飯可好吃了，平日裡不需要其他菜，

這一碗肉燥就可以吃上好幾碗飯，還可以拌麵，妳嚐嚐。」花穎各舀了匙肉燥到岳大嬸跟岳暘的碗裡。「岳大哥，你嚐嚐我的手藝，看看哪裡需要改進。」

「好，好，這味道聞起來就知道一定好吃。」岳大嬸捧著碗，深深吸了口濃郁的肉燥香氣。

岳暘端起碗，看著淋在白米飯上、在油燈的映照下閃閃發亮，滷得晶瑩剔透、閃耀著金黃色光澤的肉燥。

嚐了口，肉燥香瞬間在嘴裡擴散，佔據整個味蕾，不油不膩的口感讓他簡直欲罷不能。「娘，您嚐嚐，這肉燥拌飯味道很不錯，真如花穎姑娘說的，可以一口氣吃上好幾碗。」

花穎笑而不語的看著他那略顯驚詫的表情。

「是嘛，那我可要好好嚐嚐了。」岳大嬸也很有興趣地嚐了口肉燥飯。當肉燥飯一入口，她也是驚喜地瞪大眼，不可思議的看向花穎，「想不到穎兒妳的廚藝這麼好，這碎肉丁也能炒得這麼好吃。」

「大嬸，您也嚐嚐這兩樣菜，看喜不喜歡，合不合口味。」花穎又夾了些紅蘿蔔炒蛋跟豆豉炒苦瓜放到岳大嬸的碗裡，「如果你們吃得慣，大嬸跟岳大哥不嫌棄的話，以後家裡的三餐就由我來煮吧。」

「這怎麼好意思……」岳大嬸有些尷尬的放下手中的碗看著花穎。

「大嬸跟岳大哥收留我，又要我將這裡當自己的家，我身上也沒有銀兩可以報答大嬸跟岳大哥的救命跟收留之恩，以後就讓我負責三餐吧，這樣我才好厚著臉皮繼續住下去，你說是吧，岳大哥。」

「那……」

岳暘沉著臉看了下花穎，點頭。「娘，您知道孩兒的廚藝是無法跟花姑娘相比的，不如以後晚膳就麻煩花姑娘。」

兒子既然都這麼說了，又想到兒子做的飯菜，岳大嬸只好妥協。「那以後就由穎兒幫忙我做晚膳。」

「那我們就這麼說定了。」

「岳大哥、岳大哥，你等等我。」

花穎看到已經準備好工具、戴著斗笠要上山砍柴的岳暘，連忙追上去喊住他。岳暘放下手中的柴刀，「有事？」

「你要上山砍柴嗎？我跟你一起上山採些野菜。」

「家裡不是還有菜？」昨天他才從田裡帶回一堆絲瓜。

「我知道，不過我想到後山上看看有沒有其他的野菜，像是香菇、木耳、山蘇這一類的。」她趕緊拿起早已準備好放在門檻邊的竹簍子。

「妳說的這些東西我沒聽過，也不清楚這山上是不是有妳要找的野菜，妳上山恐怕會白忙一場。」

「也許是不同地方，它的稱呼不一樣，總是要去看看才知道。」

「可我今天除了要砍柴外，還要先到深山看看有沒有獵物，妳跟著我滿山亂跑不合適。」瞧她一副早有準備的模樣，不想讓她白跑，便如實告知她。

「即使你砍柴的地方沒有我說的東西，但也不一定沒有其他收穫，我就在山下找，不跟著你滿山亂跑，拜託，你就讓我跟。」

「後面那座山上生長的樹木大部分都是沒有用、無法製成傢俱的樹木，那裡的土地更種不出水果，在村人眼中可以說是座荒山，這樣妳還要去嗎？」

她用力點頭。只要是山，或多或少都有野菜可以採摘，她相信絕對也有很多可以用來治療岳大嬸雀蒙眼的食材，所以她一定要上山看看。

「那好，跟上吧。」

這兩天她稍微瞭解了一下附近的環境，岳大嬸家是在山坳處，三面環山，屋旁還有一條小溪。

岳暘領著她經過那條小溪時，她停下了腳步，睜大眼低頭看著清澈的溪底，發現溪底的石頭縫裡好像有不少河蝦。

「花穎姑娘，妳在看什麼？」

花穎拉回神遊的思緒，跟上他的腳步，問道：「岳大哥，我發現這溪裡有不少河蝦，但沒有看到魚，假如有魚，我們就可以抓一些回去加菜。」

「這條溪除了銀劍魚外沒有什麼其他的魚，就算有，也早被附近的孩子給抓光了。」

「銀劍魚？」

「銀劍魚全身是細刺，吃起來麻煩，沒人愛吃。」

「對了，這條溪下游是哪裡？這溪水聲音滿大的。」

「海邊。」他停下腳步轉過身指著另一頭。「看到那顆大石沒有？過了那大石再下去一點，會與蛟龍川的分支交會，匯流後再流向海邊，當時妳就是在兩河交會處被救起，要是再慢些，妳就要被沖到海裡了。」

「原來如此啊……」難怪她覺得這裡不僅水聲大，風也大，原來是靠海啊。

「走吧，太晚進山不容易獵到獵物。」

岳暘領她來到屋後面那座大山山路的入口。

她抬頭看了眼要進入大山前經過的，一大片藤蔓交纏、野草叢生的樹林。

「這片樹林沒有什麼兇猛野獸，妳要找野菜就在這附近找吧。過了那棵松樹就不要再上去，那邊有時會有狼或是山豬出沒。」他挑了根倒在地上較粗壯的樹枝，遞給她，「拿著，邊走邊揮，可以趕一些躲在草叢裡的蛇蟲。」

「我知道了，岳大哥，你先上山去狩獵吧，我就在這附近看一看，你要是下山時看到這一條帕子沒有綁在上面，就是已經回去了，不用擔心我。」她點頭接過他手中的樹枝，取出自己的帕子綁在一棵樹上頭。

「妳自己小心些。」他點頭，交代完便逕自走進幽寂叢林中。

看著岳暘消失在叢林裡的身影，花穎還想趕回去為岳大嬸做中餐呢，也不敢耽誤時間，立刻往另一處較斜的陡坡走去，四處張望著尋覓野山菜。

大約繞了下，發現真的如岳暘所說，沒有看到香菇、木耳這些菇菌類的食材，

不過卻看到許多艾草還有毛豆。

艾草是用來做客家草仔粿的一種食材，毛豆是休閒的零食，這兩種都是製作成點心的好食材，不過這不是她今天想要採摘的東西，等她採到自己想要的野菜，有空餘的時間再回頭採這些東西。

她往另一邊稍微陰森潮濕的陡峭山坡上走去，藉著穿透樹葉縫隙傾洩而下的陽光，輕易發現不少龍鬚菜、山芹菜、山蘇、香椿這些野菜。

像龍鬚菜只要用薑拌炒，加點鹽，起鍋前打顆蛋拌一下，就是一道很好吃的美食，而山蘇也是用薑拌炒即可，要想更美味的話，加些豆豉小魚乾也是很好的選擇。

柯盛嵐最喜歡吃山蘇了，總說山蘇的口感與別的菜不一樣，咬進嘴裡別有一番滋味，要她有機會可以嚐嚐這清脆的口感。

每一種野菜她都摘了些，才要起身就發現不遠處有一棵像是被蟲蛀光而倒下的枯木，上面一坨一坨黑黑的東西在陽光下閃閃發亮。

她好奇的走近一看，驚喜的瞪大眼睛，老天，她看到什麼了，木耳耶！一簇簇像是雞冠花一樣，黑得發亮的肥美木耳。

把她沉潭的李大富可以算得上是饕客，專吃美食，每天餐桌上都是各種珍饈。印象中，李大富家的餐桌上，香菇這一種珍貴食材是有出現過，但並未出現木耳這一類的食物，會不會是木耳還沒有被人食用？

三年了，她也記不清，不想了，不管是不是有人吃過，像木耳這一種好東西，她怎麼可以錯過，而且曬乾還可以保存很長的時間，在青菜短缺的冬天更是一道可以代替青菜，很好的健康食物。

沒有絲毫猶豫便將一朵朵像花朵一樣綻放的黑木耳採下放到簍子裡，直到將看得見的木耳都採完了，這才心滿意足、樂悠悠地準備離開，卻在背起竹簍子的時候發現旁邊一棵樹的樹幹上長出一朵朵圓圓胖胖的咖啡色香菇，讓她有些興奮。

野外的香菇是不能亂採的，不過她剛好知道這一種可以食用，毫不遲疑的將香菇也全採下，打算跟木耳一樣，吃不完就全曬乾，說不定還能拿到鎮上去賣錢呢。

採集完畢，花穎解下綁在樹幹上當成信號的帕子，從樹林裡出來時，她看時間還早，來到溪邊，放下竹簍子，將裡頭的野菜、香菇、木耳都拿出來，仔細地反覆清洗，確定已經洗去裡頭藏著的沙土，甩乾了上頭的水漬，這才將它們又放回竹簍子裡。

要起身回去時，發現這溪裡雖然看不到魚，可是有很多溪蝦和河蟹，各個都很大隻，還有大小不一的蜆。

她隨手拔了根溪邊的水草釣蝦，還真讓她釣上來了幾隻，這條溪裡的溪蝦、河蟹這麼多，還有那幾乎鋪滿整個溪底的蜆竟然沒有人撈、沒有人抓，實在是太不識貨。

看著溪底豐富的生態，她突然有了好主意，決定先回去做午餐，然後再到溪邊

來撈這些好東西。

「大嬸、大嬸我回來了！」花穎一路喊進屋裡。

喊到廚房才發現自己回來得還是太慢了，岳大嬸已經在準備午膳了，桌子上放著已經熱好、還剩下大約兩湯匙的肉燥，還有看起來像是剛做好的麵條。

「穎兒，妳回來了？」岳大嬸正在洗鍋子煮麵，和藹的問道。「暘兒入山，今天中午不會回來，就我們兩個人吃，大嬸想說就煮個麵條、加點青菜，昨晚妳做的肉燥還剩一些，一會兒妳就加進妳的麵裡，這樣比較香，吃起來也夠味。」

「大嬸，我來吧，我做一道妳沒吃過的炒麵，保證妳喜歡，而且正中午的吃炒麵比較不熱。」

「炒麵？大嬸是還沒吃過炒麵，這麵也能炒啊！」

花穎拿下肩膀上的竹簍子，將裡頭的野菜跟香菇、木耳拿出來。「可以啊，大嬸，麵的做法好幾十種呢，以後有機會我慢慢做給妳吃。大嬸，妳坐著看我做。」正好採了木耳跟香菇，可以讓炒麵更美味。

「那好吧，大嬸就坐在這裡看妳做飯。說實在話，穎兒，大嬸煮飯煮了數十年，真心覺得妳做的飯菜比大嬸做的好吃多了。」岳大嬸有些不好意思的說著。

「那以後就都由我來做給大嬸跟岳大哥吃吧。」

好吃是當然的，她可是跟在盛嵐身邊三年，每天看她如何變化菜色，耳濡目染的她手藝怎麼可能會差太多。

唉……說到盛嵐，也不知道她現在怎麼樣了？回到古代這事無法跟她說，也沒法跟她連絡，不知到盛嵐會不會擔心她……

「穎兒，妳怎麼臉色突然變得不太好，是不是不舒服？」她突然間的沉默讓岳大嬸誤以為她不舒服。

「不是，是方才有一個人影閃過我的腦海，心裡直覺那人是我的好朋友，我就突然很想她。」

「穎兒，妳是不是想起什麼了？」一聽到這，岳大嬸替她高興的問著。

花穎趕緊搖頭，「沒有……沒有看清楚模樣，也想不起她是誰，不過我感覺那人就是教我做菜、跟我很要好的人。」

「妳別太著急，放寬心說不定很快就會想起來。」

「我是有些擔心我現在想不起她，她會不會生我的氣。」一想起盛嵐，她就感到有些失落。

岳大嬸向前揉揉她的頭，「不會的，好朋友是一輩子的，她知道的話會諒解妳的。」

「嗯，大嬸妳那邊坐吧，我弄午膳給妳吃。」花穎點頭，微勾了下嘴角，心下嘆了口氣。是啊，好朋友，一輩子，幾百年後的那個未來，她已經無法觸及，可不管時空如何轉換，盛嵐永遠都是她最好的朋友。

「要不妳看有沒有什麼需要大嬸幫忙的，我給妳打下手。」

「不用……啊，要不，大嬸妳幫我把這些香菇跟木耳拿出去放到太陽下曬，這曬乾了可以保存很久，尤其是香菇，曬乾後煮香菇雞特好吃的。」她指著桌上那一些香菇跟木耳。

花穎看方才岳大嬸準備煮麵條的水已經滾了，把麵條放進滾水後，趁著煮麵的空檔，拿起菜刀俐落的將青菜、紅蘿蔔跟木耳切絲，香菇切片，青蔥切段，同時抓過方才摘的山芹菜切成丁。

看鍋裡的麵條大約有八分熟後，便將它撈起，放進一旁裝著冷水的鉢裡，正打算利用煮過麵條的水煮鍋蔬菜羹湯，便聽到岳大嬸的驚呼聲，好像是她遠遠看見岳暘也回來了。她連忙將剩下一些未煮的麵條放進去煮，還好她的手腳還不夠俐落，要不然岳暘就只能看她們兩人先吃了。

第二批麵條煮好後，她利用麵湯煮了鍋什錦蔬菜羹湯，加點鹽，淋上一些昨天爆香的紅蔥豬油，起鍋。

洗淨方才煮麵的鍋子，等鍋熱了，又挖三湯匙昨天晚上炸過紅蔥頭的豬油，放進燒熱的鍋裡，將蔥丟進鍋裡爆香，香氣瞬間瀰漫著整個廚房，飄散到院子裡。

鄉下地方，尤其是農村炒菜時，可是一點油也捨不得用，因此吃起來不是乾乾的，要不就是像水煮青菜一樣，一點滋味也沒有。

她這麼豪邁地用了三湯匙的香蔥豬油，也不知道大嬸會不會心疼，不過沒有油，炒起來的東西怎麼會好吃呢！

將處理過後的河蝦放到鍋裡翻炒後，將放在灶頭上的菜依次入鍋，爆炒一下，加入醬油、糖，然後將方才煮到八分熟的麵條放進去一起翻炒。

不多時，一鍋色香味俱全的炒麵便完成了。起鍋前她還將昨晚剩下的肉燥加進炒麵裡，增加炒麵的香氣，又灑上一些山芹菜增加色澤，同時將味道更提升一層。

當她將湯端到屋外時，岳暘也已經回到家，手上提了隻大野兔跟兩隻山雞。

她連忙招呼著，「岳大哥、大嬸，吃午餐了。」

「我們家煮菜的香氣大老遠就可以聞到，依我看不用太久，就會有鄰居拿著碗來蹭飯。」他將手中的獵物交給母親，調侃的說著。「今天這獵物捕獲時間較晚，下午我再入山砍柴。」

「是穎兒的手藝好，光聞味道就讓人食指大動。」岳大嬸將獵物放到牆角下的籠子裡關好。「先用午膳吧，柴火的事情不急，明天再去也是可以的。」

花穎將配色豐富、香味四溢的炒麵放到盆子裡，整盆端了出來，「大嬸、岳大哥，中午我們先吃簡單點的炒麵，晚上我們再吃豐盛一些。」

她一出來就看到那幾隻獵物，晚上也許可以煮個三杯兔、紅燒兔，明天煮香菇山雞湯、烤山雞，讓大嬸跟岳大哥嚐鮮。

她這兩天才知道，住在這山坳附近的村民除了下田種稻，農閒時女人做點繡活拿到鎮上的繡坊賣，貼補一些家用外，就沒有什麼額外的收入，因此大部分人

十分窮苦，一年到頭吃不上肉味。

岳暘會武功，偶爾會接個臨時的走鏢工作，或者是去做三、五天的私人護衛，保護那些要到縣城的有錢人走過那條有山賊出沒的黑溝崖。因為酬勞還不錯，所以平日吃得上肉，只不過吃豬肉的機會比較少，大部分都是吃山產。

岳大孀幾乎不出村子，而平日岳暘是不到鎮上去的，只有到鎮上接活計，回來時才會順便買塊豬肉，吃到豬肉的機會就沒有像吃到山產那般頻繁，因此昨天那一小條五花肉被岳暘切成丁，岳大孀才會這麼捨不得。

肉這麼稀罕，這山坳的村民卻不養家畜，因為沒有什麼多的糧食或是剩菜可以餵養，除非是有什麼特別的日子才會提前飼養，例如要娶新娘便砸鍋賣鐵的籌錢，到鎮上去買隻豬崽子、幾隻雞崽子回來養。

在這裡，家中要是能養上兩隻雞都算是小康，能養上一頭豬就算是好野人，而能常常吃到山雞、野兔肉，三不五時還有豬肉打牙祭的岳家，在這村子裡簡直算是土豪了，也因為是土豪，才有辦法到鎮上請大夫幫她看病抓藥。

想到這裡，她是不是該抱緊岳土豪的大腿啊！

花穎一邊幫兩人盛麵，一邊想著，想到抱大腿，還不由自主的咧了咧嘴，讓岳大孀母子倆忍不住好奇地看著她。

岳大孀接過炒麵，嚐了口後關心問道：「穎兒，妳想到了什麼開心的事情嗎？」她連忙搖頭，「沒有，大孀、岳大哥，你們兩人趕緊嚐嚐看，我煮的炒麵合不合你們的口味。」

「這炒麵裡頭竟然還有河蝦，讓炒麵的湯汁變得十分鮮美，吸收了湯汁味道的麵條嚐起來也很順口。」岳大孀仔細的品嚐著口中的炒麵。

一旁的岳暘只是認同的點了點頭，不說話，不評論，埋頭吃著炒麵。

「那好吃嗎？」

「好吃，麵條就不提了，以往我們只知道將它煮成湯麵，沒想到還可以這樣子炒來吃。」岳大孀一口接著一口，夾起木耳絲問道：「這是什麼？黑黑的看起來不討喜，但吃起來清脆爽口。」

花穎笑咪咪的看著已經吃得顧不上說話的岳暘，從他們的表情看來，她知道自己又一次成功地虜獲兩人的胃了。

「這是木耳，大孀妳別看它黑黑的不討喜，這妳更要多吃一點，木耳對人的身體很好，尤其是大孀有雀蒙眼，木耳可以幫妳恢復目力，吃上一陣子，妳晚上說不定就看得見了。」

岳暘怔了下，停下用膳的動作，有些驚愕地看著她，「妳是特地到山上找的！」她不好意思地笑了下，「嘿嘿，別說是特地啦，是我剛好知道有哪些食物可以幫助大孀，讓眼睛更健康，提醒大孀多吃些而已。」

「妳這孩子真有心。」岳大孀有些感動。「對大孀真好，為了我還特地入山找這些東西。」

「哎喲，大孀您對我也很好啊，人跟人本來就是要互相幫助的嘛。」花穎連忙又挑了許多木耳放到岳大孀碗裡。「大孀您多吃些，岳大哥，你也多吃些，這炒

麵分量很足，不怕吃不夠。」

看著花穎與母親親密的互動，一向淡漠，沒有什麼太多表情變化的岳暘，嘴角竟然不自覺地往上揚。

花穎吃了口炒麵又喝了口蔬菜羹湯，想起她在溪底看到的東西。「對了，大嬸、岳大哥——」

她才想問方才想到的事情，突然一記尖銳的嗓音傳來，緊接著一名身材壯碩，頭上綁著一條花布頭巾，穿著粗棉藍布衣和補了幾個補丁的黑色褲子，腰上圍著一條看不出顏色的圍裙的婦人，逕自走進岳家，直往他們的方向來。

「我說小姑子啊，你們家今天又煮了什麼好吃的？這香氣飄滿整個山溝，聞了就叫人肚子餓。」這名壯碩的大嬸直接站到桌邊，看著餐桌上那一盆炒麵。「這盆是什麼麵啊，小姑子！」

「二嫂，是炒麵，是穎兒這孩子煮的，這兩天都是穎兒掌廚。」岳大嬸扯著勉強的淺笑，稍微介紹一下。

這位被岳大嬸稱為二嫂的婦人汪氏卻滿眼嫌惡地睨了花穎一眼，「就是妳跟妳家岳暘在河口救起的那個姑娘？救了她又給她請大夫抓藥，是該讓她下廚煮飯、幫忙種田的，要不看大夫的銀子不就打水漂！」

岳大嬸沉默。若對汪氏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不在乎那些抓藥看病的銀兩，不用半天就會被汪氏傳得整個村子都說她不把錢當錢看，明天一早恐怕她家門口就會擠一堆人要來借銀兩。

可她要是說那是應該的，就太委屈花穎了，他們母子救起花穎，可不是要她來當丫鬟做活的。生性溫和的岳大嬸一時之間還真不知道要怎麼回應汪氏。

岳大嬸還沒回應她，汪氏也不等人招呼，拿過一旁要用來盛湯的碗，自個兒就盛了一大碗炒麵稀哩呼嚕的吃了起來。

「這鍋炒麵用了不少油吧，簡直是奢侈啊！」邊吃還邊撇嘴念著。

花穎他們三人全無言的看著汪氏。

有人這麼自動自發的嗎？

第三章 不要臉的二舅母

岳大嬸抹去額邊的那滴冷汗，「二嫂，這炒麵好吃吧……」

「油用得，當然好吃。」汪氏稀哩呼嚕的扒著炒麵，還不時用她的筷子翻動盆裡炒麵的配料，把裡頭的溪蝦和剩下的一點肉燥全挑到自己碗裡。

花穎驚悚的看著她挑菜的這一幕，整盆炒麵都是她的口水，還讓不讓人吃！

岳大嬸嘴角微微抖動，卻又不好制止，只能尷尬的扯著很牽強的微笑，看著瞪大眼的花穎，暗示她趕緊將自己碗裡的炒麵吃完。

花穎看了眼滿臉為難的岳大嬸，又看了看冷著一張臉不說話的岳暘，只能捧著碗，吃著自己這小半碗炒麵，還好還有個蔬菜羹湯，也是管飽的。

可是她哪裡知道，她才剛這麼想而已，汪氏就拿起放在湯裡的湯勺，直接喝了兩口，又把湯勺放回蔬菜羹湯裡。

花穎深吸口氣，又不動聲色的緩緩喘口大氣，這女人……是存心不讓他們吃飯

嗎？

岳暘的眸子漫上一抹厭惡之色，橫了汪氏一眼，壓下心底的厭惡，有些無奈地看了滿臉僵硬的花穎一眼，暗中踢了下她的腳。

她眉頭微蹙的看向朝她暗使眼神、微微搖頭的他。

看清他臉上有著隱忍的怒氣，她隨即明白，能讓他這樣隱忍不發作，肯定是他或岳大嬸平日有求於這婦人，或者是曾經欠過她恩情之類的，否則這婦人怎麼可能會不問一聲又不等人招呼，不要臉的拿著碗就吃。

沒一下子，整盆炒麵被汪氏給幹掉了一大半，只剩下一小碗的分量，連那蔬菜羹湯也只剩下小半碗。

汪氏吃完後不停的用尾指摳著齒縫的菜渣，嘴裡還持續發出嘖嘖聲，嫌棄著，「這麵味道是不錯，就是肉末少了些，下回多放點。」

聽完這話，花穎好想將手中那碗還未吃完的炒麵倒扣在她的頭上。要不是接收到岳暘警告的眼神，當下她也許真的會這麼做。

「二嫂，這肉末是那天老黃家娶媳婦分得的殺豬肉，就剩那麼一點可以炒了，已經全沒了。」岳大嬸趕緊告知她這事，免得汪氏還繼續打她家的主意。

「沒了？也是，老黃家特小氣，就發那麼一小條肉，塞牙縫都不夠。」汪氏抹著嘴角的油膩，撇了撇嘴抱怨。

汪氏是她娘家二嫂，愛在背後道人是非，岳大嬸連忙閉緊嘴不跟她搭話，以免因為自己無心的一句話，被汪氏刻意渲染，害自己得罪鄰里。

「時間也不早了，我要回去睡個午覺，晚點還要下田。」汪氏起身，滿臉不捨的睜了眼桌上剩下一點的炒麵，「剩下這麼一點，我看我拿回去給我家那隻潑猴仔吃吧！」她直接將剩下的炒麵倒在蔬菜羹湯裡。

臨走前看到籠子裡那兩隻山雞，很不客氣的拉開籠子抓了一隻，「我說岳暘啊，你下回也打點別的野味回來，像鹿啊、山豬的，這樣吃起來才夠味。這隻雞我先抓回去給你二哥進補，他這兩天下田可累了。」汪氏一手抓著山雞，一手端著羹湯，扭著肥臀走人。

看著汪氏那一點也不客氣，又吃又外帶打包的誇張行為，花穎嘴角劇烈的抽動著。她這算是已經活了兩輩子的人，當真沒見過這麼不要臉的人！

岳大嬸有些尷尬的看著她驚愕的表情，「穎兒，妳還沒吃飽吧？大嬸去煮點什麼，我們三人就隨便吃了。」

「不，我去吧，我看廚房裡還有些麵粉，盆子裡也尚有一些溪蝦跟小溪蟹，我去做個海鮮蔬菜煎餅，很快的。」花穎連忙搖頭，卻還是忍不住疑惑地問道：「不過，大嬸啊，方才那婆娘是誰？不只妳如此忍讓，連……」看起來像是要發火的岳暘也十分忍耐……

「那是汪氏，是我娘家二嫂……暘兒要是接了活計要離開幾天，晚上便會請她過來陪我……」岳大嬸無奈的嘆了口氣，「要不是我這病，我跟暘兒也不會……」

經過一番講解，花穎終於明白了，原來岳大嬸得了雀蒙眼後，岳暘有時接的活

計必須離開幾天，晚上沒有人照顧岳大嬸，才會搬到靠近她娘家的雙河村村口，要是岳暘接活不在，晚上便拜託汪氏過來照看，所以他們才會對汪氏如此忍氣吞聲，任由她予取予求。

而汪氏更挾著這一點恩情跟血緣親情，常常不經岳暘或是岳大嬸的同意，無恥的從岳家拿走岳暘剛獵到的獵物，或者是把他們家廚房當成是自家廚房和餐桌，拿了碗就自己吃起來，從不問問主人的意思。

「她分明就是吃定大嬸跟岳大哥，以後就由我來照顧大嬸！」花穎氣呼呼的說著，「岳大哥，以後有什麼活都儘管去接，不用擔心大嬸在家沒有人照顧，我會幫你大嬸照顧好！」

「妳？！」他挑眉，有些詫異地睨她一眼。

「是的，岳大哥，以後你外出幹活，就把大嬸交給我照顧。你放心，我會把大嬸照顧得很好，你不用擔心。」她邊說邊收拾著空的碗碟，強調保證道。

他想了下，有她在，他是可以安心的接遠一點的活計，多攢些銀子給娘親治病。「花穎，以後我不在，我娘就麻煩妳了。」

「那就這麼說定了，以後晚上也就都由我來照顧大嬸，岳大哥你就放心的回房間睡覺。從今晚開始，岳大哥你就不要再守在門口了。」不給他們反對的機會，端著空碗碟走向廚房前，她逕自做出決定。

她也是昨天半夜起來上茅廁，才看見岳暘都睡在岳大嬸房門口。現在是夏天還好，可冬天該怎麼辦？

況且她現在睡的屋子是岳暘的，沒理由主人睡在廊下，她這個外人反而霸佔了主人的屋子，這不就跟乞丐趕廟公是一樣的意思嘛！

「穎兒啊，我們救妳是發自真心，可不是要妳來照顧我的。」岳大嬸有些尷尬的說著，「暘兒不在，妳照顧我一兩天還成，怎麼能連半夜都讓妳照顧我呢。」穎兒這孩子肯定是為了報恩，才要把所有的活兒都攬下來，但夜晚無法沉睡，必須時時注意她這個瞎子可不輕鬆。

花穎放下手中的碗盤，握著岳大嬸的手誠懇說著，「大嬸，您不是讓我把這裡當成自己的家，既然是自己的家，家人間相互照顧不是應該的嗎？」

她閃亮而誠懇的眼神和輕快的語氣裡透著一股說服力，讓人無法拒絕。

岳大嬸跟岳暘互看了一眼。

最後岳暘點頭，「那就麻煩妳了。」

「嗯，我們就這麼說定了。你們肯定還沒吃飽，我去做些海鮮蔬菜煎餅出來，很快的。」

花穎進入廚房後，沒多久又端了一盤香噴噴的蔬菜煎餅出來。其實她是想做韓式海鮮泡菜煎餅的，不過材料不夠，只能加入溪蝦跟溪蟹先勉強做個海鮮蔬菜煎餅，等有機會把材料都找齊，就來做酸酸辣辣、好吃又爽口的泡菜煎餅。

「岳大哥，你跟大嬸先吃，我去把湯端出來。」花穎夾了塊蔬菜煎餅放到碟子裡，推到岳大嬸面前。「大嬸，妳快吃，免得等會妳娘家二嫂又折回來，把我們整盤煎餅都給端走。」

「穎兒，我娘家二嫂今天應該是不會再過來了。」瞧她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的模樣，岳大嬸捂著唇輕笑了聲，拿起一塊煎餅嚐著。「不過這蔬菜煎餅酥酥脆脆的，還真是好吃。」

「誰知道呢，難保她不會聞到油香味，忍不住又跑來了。」花穎將重新煮的蔬菜湯端了出來，為他們各舀了碗湯，有些鄙夷的說著。

看著她氣呼呼的表情，岳暘忍不住搖頭低笑，「妳還真是瞭解我這貪婪的二舅母，妳油用這麼多，這油香肯定又飄到她家，依我猜測，她把那隻山雞放好後，一定會馬上往我們家走來。」

「那我們趕緊吃了，讓她來只看到空盤。」她又趕緊夾了幾塊煎餅放到他們的碟子裡，自己嘴裡也趕緊塞了塊。

這窮不拉嘰的山坳一年種不出多少稻子，養成小氣刻薄、佔便宜的心態是可以理解的，可她真沒見過像汪氏這麼不要臉到讓人反胃的婆娘。

花穎一邊飛快的吃著煎餅喝著湯，眸光不時往門口瞄去，生怕又看到汪氏的身影。

見煎餅被他們以飛快的速度吃下肚，現在盤子裡只剩下兩小塊蔬菜煎餅，她這才放心的提出自己稍早被汪氏打斷的話。

「對了，岳大哥、大嬸，我想到我剛剛在溪裡看到很多蜆跟溪蟹、溪蝦，等等我想去抓一點，尤其是這蜆啊，做成醃鹹蜆仔搭配稀飯最好吃。」

「溪蝦、溪蟹、蜆……」岳大嬸停下喝湯的動作，蹙眉看著她，「穎兒啊，這溪蝦、溪蟹可不好抓啊，還有這蜆……吃起來都是沙子，咱們這兒可是沒有人撈來吃的。」

「沒人吃？！」她低呼了聲的同時，眼尖的瞄到一個身影，連忙壓低嗓音，「大嬸，趕緊把妳的煎餅吃了，趙家的又來了。」

岳暘還真是瞭解他那貪婪的二舅母，汪氏放下手中的山雞後果然馬上又趕過來。

瞧她緊張的，岳大嬸連忙吃光自己碟子裡的煎餅，回答她的問題，「是的，吃起來滿嘴沙子，又沒味道，沒人撈來吃。」

沒人吃、沒人吃，她好像聞到了一點商機的味道……

「那鎮上的市集有人賣蜆仔嗎？」趁著那碩大的身影還沒走近，她趕緊問道。

岳大嬸跟岳暘互看了一眼，岳暘開口了，「別說鎮上市集沒人賣，連縣城裡也沒賣。」

一聽岳暘這麼說，她興奮的在心底摩拳擦掌，YES！

她揚起一抹笑。「那太好了，大嬸、岳大哥我明天做一道你們從未吃過的小吃讓你們嚐嚐！」

「呵呵呵，我們母子這兩天吃的菜，也都是以前從沒吃過的啊。」

「大嬸，到時我煮出來的一定會讓你們吃得捨不得停！」

「那我們就拭目以待。」聽她這麼一說，岳暘也不禁有點期待，可看見那令人厭惡的身影進了門，他立刻起身走向裝著野兔的籠子。「娘，我到後面處理這隻

野兔。」

「小姑子啊，這碗我拿回來還你們，你們是又做了什麼好吃的嗎？大老遠就聞到香味，你們家這油是不用銀兩啊，做菜老是放大把的油，岳暘會賺錢也不是這樣花的，油這樣用太奢侈了。」

「大嬸，我進去收拾廚房，妳們聊。」

就在汪氏走進岳家大門時，花穎連忙將桌上的空碗碟還有剩下的兩塊蔬菜煎餅收進廚房，不給汪氏看到，免得又被她不要臉的端走。

河裡的蜆仔沒有人撈，花穎收拾好廚房後，拿著竹篩子便到溪邊撈蜆仔，這樣隨便撈兩下便滿滿的一盆，她滴了幾滴醋在水裡，讓蜆仔吐出沙子，而後將蜆仔放到廚房的角落不管了。

看岳暘已經準備要入山砍柴，她也連忙背起竹簍子跟著去，到了那片樹叢，採摘早上看到的那些艾草和毛豆。

從樹林裡採了滿滿一竹簍子的毛豆跟艾草回來後，花穎又鑽進廚房裡鼓搗吃食。

看著花穎忙進忙出不停的做一些他們從未吃過的食物，岳大嬸跟岳暘也隨她去。吃過這兩餐她煮的菜，母子倆知道等會兒又有好吃的東西可以吃了。

第二天一大早，一碟醬油醃鹹蜆仔跟鹽漬毛豆，還有涼拌木耳出現在餐桌上。

岳暘跟岳大嬸疑惑的看著這三碟搭配稀飯的小菜。

花穎將一盤奢侈的用半隻山雞料理的薑蔥醬油雞放到餐桌上，笑看著兩人。

他們倆驚愕的看著眼前這盤醬油雞，岳大嬸忍不住問道：「穎兒啊，這一大清早的就把雞肉端上桌，不會太豐盛嗎？」

花穎幫兩人各盛了碗小米稀飯。「不會，早餐是一天當中最重要的一餐，是所有精力的來源，所以早餐一定要吃得豐富，這樣才有體力工作，不吃飽怎麼會有體力，對不對？」

母子倆互看了一眼，想想她說的好像也有道理，點頭。

「先不說這個，大嬸、岳大哥，你們先幫我嚐嚐看這三道小菜味道，還有這三道小菜在市面上有沒有看過。岳大哥，你常到縣城，有沒有看過？」她點了點醃鹹蜆仔、鹽漬毛豆、涼拌木耳，要他們趕緊幫她試試味道。

他們在她期望的眼神中各自嚐了下每一種的口味，一吃，兩人的眼睛頓時睜亮，嘴裡不停，吃上癮的幾乎快將舌頭也吞進去了。

「如何？如何？」看著他們欲罷不能的表情，花穎興奮的問著。

這幾樣小菜不僅好吃，還讓他們母子倆比平常多吃了兩碗稀飯，直到真的吃不了，才意猶未盡的放下手中的碗筷，回答她的問題。

兩人不約而同的點頭，岳暘回答，「從未吃過，好吃。」

「穎兒啊，妳這醃蜆仔是怎麼做的？味道真是好，不僅不會吃到沙子，還鮮嫩，讓我是一顆接著一顆停不下來，美味極了，連這湯汁拌稀飯都好吃。」岳

大嬸捂著唇讚嘆。

「這三樣小菜不僅搭配稀飯吃時十分下飯，也可以當成下酒小菜，很合胃口的。」

「沒錯，喝酒時搭配這些小菜絕對合適，尤其是這醃蜆仔。」

「如果我想到市集上賣這三樣幾乎是不用本錢的小吃，你們覺得如何？」她眨著一雙晶亮的眼睛看著兩人。

「到市集賣這三樣小菜？！」他們異口同聲地低呼。

她用力點頭。「是的，大嬸跟岳大哥好心收留我，可我不能吃穿什麼都靠你們，我必須自食其力。」

「我就把妳當女兒一樣，一點也不會介意妳跟我們一起住。」

「其實我會有這想法，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想存錢，以後開間餐館，所以現在才想要先做這幾乎不用本錢的生意。」

「免本錢的生意，這主意倒是不錯。」岳大嬸點頭，「別人的口味如何，我是不知道，不過我喜歡，我是覺得可行。」

岳暘看著花穎提到要開客棧時，閃閃發亮的雙眸裡蘊含著一抹堅毅，讓他心念一轉，提議道：「行不行，直接上市集擺攤最清楚，如果妳想看看其他人的反應，玉林鎮每天都有早市，可以試試看。」

花穎才想再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便眼尖的瞧見汪氏那肥碩的身影正往他們這裡走來，火速起身動手收拾碗筷。

「岳大哥、大嬸你們用完早膳了吧？我先收到裡頭去。」

「怎麼……」

看著她氣鼓鼓的臉蛋，岳暘忍不住低笑了聲，「妳真是會記仇！」朝母親使了個眼神。

她這碗盤收得飛快的速度讓岳大嬸愣了一下，順著兒子譏笑的眸光和手指比的方向望去，噲，原來啊！

「我才不會記仇，我只是厭惡她這種貪婪的婆娘！」

她昨晚聽岳大嬸提起才知道，岳大哥請汪氏照看岳大嬸時，可是有給銀兩的，可汪氏卻還三不五時不經允許就抓走岳暘捕獲的獵物、從廚房拿走糧食，把一切認為是理所當然。

這種生性貪婪無恥的婆娘讓人厭惡，現在又想要來吃白食，她哪裡能讓汪氏如願。

岳大嬸忍不住搖頭，嘆口氣提醒花穎，「穎兒，別收了，我這二嫂不是這麼好打發的人，沒臉沒皮的，要不我跟暘兒也不會任由她這麼予取予求。」

「大嬸，那是以前你們有求於她，現在有我，我才不相信我對付不了這種沒臉沒皮，跟隻水蛭一樣的婆娘！」花穎將桌上的剩菜空盤全部收往廚房。

看來汪氏在花穎的眼中就是個永遠無法翻身的黑名單。

花穎將吃剩的飯菜全放到竹籃子裡，蓋上蓋子，吊到房梁上，免得又被汪氏給端走。

昨天她本以為收進廚房便沒事，結果她真是小瞧了這就像是個土匪的汪氏，竟然跑進廚房到處翻找，將放在櫥櫃裡的那兩塊蔬菜煎餅給拿走，她兩輩子長眼睛沒見過這一種人。

以前是因為岳大嬸偶爾需要請她幫忙照顧，才會任由她這樣搜刮，現在有她在，她才不會放任她繼續壓榨岳大嬸跟岳暘。

吃到從沒吃過的美食，食髓知味的汪氏今天一大清早又聞到蔥花爆炒的濃郁醬油香氣，索性不做早膳了，打算到岳暘家吃頓美美的早膳，吃完再包些回去給她家兒子潑猴仔吃。

「小姑子，我來跟妳借個油跟鹽，我今天早上要煮菜發現沒有油，連鹽也沒了。」汪氏一進到院子便扯著喉嚨喊著。

來到他們放在廊下、已經收拾得一乾二淨的桌邊，肥滋滋的腮幫子一抽，東西呢？岳家早膳一向沒這麼早吃的。

「鹽、油？」

「是啊，很不巧的，今天早上我要煮早膳，發現這兩樣都沒了，這就趕緊來跟妳借。」汪氏兩隻泛著青光的眼睛，賊溜溜地不停往後頭的廚房掃去。

岳大嬸暗忖了句：最好是直接將那些小菜端出來，讓妳借回去吧！

「趙家大嬸，妳可真早啊，我剛在後頭聽見了妳要借油跟鹽啊，可是很不巧耶，今天早上大嬸家的調味料都被我用完了，連滴油都沒有，我也正煩惱著，不知道該怎麼和大嬸說呢。」花穎走出廚房，撫著一邊粉腮，故做傷腦筋的看著汪氏。

「什麼，都沒了？！既然沒了，那妳早上煮的菜呢？先借我端回去給我家潑猴仔吃，他正在長身體，餓不得。」

花穎瞪大眼不可思議的看著汪氏，她真是開了眼界，竟然還有人這樣借菜的！

「怎麼，捨不得啊，我可是聞到了你們家一大清早就有煮山雞的味道，小姑子，妳讓岳暘再進山去打兩隻山雞，妳那盤山雞先借我拿回去，等岳暘獵了山雞我再煮來還你們。」汪氏很不要臉地說著。

等岳暘打了山雞，她煮了再還……這不等於岳暘自己打山雞還給自己！這話她也說得出口！

「山雞很不巧地都沒了，本來我還留了隻大雞腿要下午配飯吃，可是我這雞腿剛要端回廚房，就被一隻野貓跳上來叼走，還把整個盤子打翻，可惜了我那剩下的醬汁。」花穎滿臉惋惜的說著，還不忘咬咬牙。

她本是已經將竹籃子吊到屋梁上了，卻聽見屋後傳來喵喵的貓叫聲，讓她心生一計，把吃過的骨頭亂丟，假裝雞腿被貓叼走，氣死汪氏。

「怎麼可能這麼剛好？」

「怎麼不可能！」花穎努努嘴，「瞧，就是房脊上那隻野貓，要不妳去追那隻野貓，把雞腿搶回來。要我追，我可是沒辦法的！」

「該死啊，殺千刀的野貓！」看到屋脊上那隻身旁有著雞骨頭的野貓，汪氏的心都揪成一團，粗壯的手臂即刻指著那隻貓扯著喉嚨破口大罵。

「趙大嬸，妳別罵啊，小心把貓罵跑了，這雞腿……」

「該死的貓，給老娘站住！」汪氏顧不得其他，扯著嗓門追貓去。

「妳真調皮，把我這二舅母氣得夠嗆的！」看著汪氏氣急敗壞追貓的樣子，從屋裡出來的岳暘忍不住調侃。

她揚起下巴哼了聲，「哼，我就是氣死她，免得她當你跟大嬸是軟柿子！」

Crescent